傳眞：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盜竊名器、強姦民意

今天香港社會上常被當作「學運領袖」、「學生代表」的年輕人，可以說過半數是騙子、是盜賊！他們偷取不應得的名位、騙取公眾的信任。

現時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都由一個幹事會指揮和管理，編制上一般是一個會長，兩個副會長（一管外務、一管內務）和若干幹事（或稱秘書）。制度上，是照抄西方的中央政府政制。幹事會代表行政權，現時一般人講「某某大學學生會如何如何」，其實在講「學生會幹事會如何如何」。

學生會不存在一個「司法權」，沒有法院可以制衡幹事會。此所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個別大學學生會爆出會長級學生虧空的醜聞，最後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則是大學管理層不想摧毀偷吃公款學生的前程，亦有家醜不出外傳之意。告上了法庭的話，絕對會影響以後收生！學生會也不需要「立法權」，因為很少有修改「法律」。雖然有「評議會」之設，但是這個議會也沒有太多監察幹事會的職能。

事急的時候，會長還會自把自為，架空了整個幹事會，一個人說了算，實行「獨裁政治」！前些時，曾經請教在美國留學的朋友關於當地大學學生會的事。據知情人士所講，那邊的學生會很難參與實務政治，畢竟美國兩黨制成熟，政府和政客根本不會理會「學生代表」有什麼高見。學生會日常只負責組織吃喝玩樂的消遣活動，不過也有跟商界代表談判的作用，那是代表同學與商界討價還價，為同學爭取更多的實習機會和就業職位。

二零一八年美國有許多中學生走上街頭示威，參與組織大型社會運動。原因是一個切身並關乎生死的大事，就是校園槍擊兇殺案失控，年輕人今天上學，沒有保證可以活着下課回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香港人在電視新聞經常見到韓國大學生的暴力示威，他們拋擲燃燒彈絕不手軟。當年有一位校友告訴我來自韓國交換生講的「內幕」，原來當時大學生圈子之中有不成文的規定，一年級生都要參加示威，升上二年級就可以「免役」，專心讀書考試！所以韓國間中有大學生因示威出了意外而喪生，那也可以說是忽視「工業安全」的不幸了！

大學學生會原本應該是個聯誼組織，如果遇上什麼社會上的不公義，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一下，一起去關心社會亦無不可。但是向外自稱「學生代表」，則有「偷竊名器」之失。潘國森幾十年前上大學的時候還好，當年的學生會運作尚稱獨立，不受「外部力量」影響。同學投票選幹事會，只授權校內聯誼事，沒有授權學生會會長代表同學議政從政！今天的學生會則先有前任會長侵佔現任會長的權力，再有舊生「老鬼」在後面指導，至於與個別大學教師、校外政團，甚至外國官方或半官方機構明目張膽地合作，都已變得好像理所當然了。

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鐘）前後，反政府陣營更將魔爪伸入中學，「政壇大佬」欽點了一些中學生當「學生代表」，讀者諸君都見識過了。他們還教唆中學生也偷竊學校的名器！反對派的成員，以中學舊生的身份，物色一兩個在校學生，組織「某某中學政制關注組」。然後屬於反對派陣營的傳媒，就把那些中學的校徽貼出來，欺騙讀者！這個很容易，政治版編輯問教育版的同事，就可以輕易得到香港差不多所有中學的校徽！

所以說，今天許多「學運領袖」、「學生代表」，其實都是賊！

（香港教育大危機之四）

思旋天地 思旋

文化精神 薪火相傳

勞動者的節日「五一」已過，接踵而來「五四運動」周年也過去了。兩個節日廣義上也可說是愛國運動。

起源於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是由青年學生發起的，那時候廣大群眾都是生活在不公平的封建社會，無論文化、民主、公義都是不合時令的。由於社會當時發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所以青年學生自主發起運動。通過遊行、請願、罷工等多種形式對抗政府，被稱為「五四愛國運動」，對中國歷史發展而言，影響深遠。

一直以來，薪火相傳之「愛國救亡、民主科學、文化啟蒙」的「五四精神」，時至今天新中國成立，新時代的青年們都不忘初心，將「五四運動」精神發揚光大。思旋猶記得青年時代，對於「五四運動」，常把「德先生」、「賽先生」的稱呼掛在心頭。年輕時的我已經對文化、寫作很有興趣，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樹立「德先生」、「賽先生」兩面旗幟，十分崇拜。

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未來的希望。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對青年最為關注和關愛。「五四運動」周年來臨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北京大學考察，並祝賀北大建校120周年校慶日。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堅持好、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續奮鬥。他激勵學生，廣大青年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生力軍，肩負起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時移世易，久經時間考驗，百多面前被青年學生所尊崇的「德先生」、「賽先生」，至今仍然是兩面旗幟。習主席經常激勵廣大人民要發揮民主法治精神，要以創新科技為奮鬥指導，這正是與「五四運動」精神不謀而合。

最近因美國引起貿易摩擦，金融市場大波動，而不但中美貿易發生紛爭，美國並對「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作出某些制裁，令人相當反感。十分同意習主席所指：「一些重大核心技術必須靠自己攻堅克難。所有關鍵崗位、重要產業，都要有一份責任感、使命感。每個人都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貢獻。」

要發展科技強國，正如習主席所說，要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確，發展要務必須要抓緊培養人才，辦好教育，而建設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也很重要。無論如何，德才兼備，是國家要培養的精英。

大地遊走 趙向輝

母親節的雨

那年母親節，從早晨開始，天空就有雨落下，淅淅瀝瀝，忽大忽小，卻總不停歇。吃過早飯，妻子對我說，正好今天都不上班，一起回去看看媽吧，兄妹幾個給她過過節，肯定高興。於是，我給母親打電話，媽，我們要回家。母親說，下雨呢，不要回了，不好走。我說，沒事的，我們開車慢點就是了。母親又說，那就回吧，注意安全。我說，你別做飯了，咱們在外面吃。

我又開始聯繫同在一個城市的妹妹，向她說出了給母親過節的想法，妹妹也很贊同，趕緊準備禮物。我們知道，母親在鄉下，可能並不知道母親節，但是那也要給她過，也許過一次節之後，她就喜歡上了這個節日。

駕車行駛在雨中，車頂那噼噼啪啪雨滴落下的聲音，像在為天下所有母親奏樂。妻子說，微信朋友圈中有人寫到，今天沒完沒了地下雨，也是因為母親節，那雨，就是所有孩子第一聲啼留下的淚水。我看一眼妻子說，這個我贊同，裡面也有咱們女兒的一滴淚呢。

母親來電話，問走到哪兒了？我說，媽，快了，放心吧。母親說，雨愈來愈大，一定要開慢點。確實，這雨忽緊忽慢，雨點兒愈來愈密集，四周白茫茫一片。我手握着方向盤，腦海中卻想起了母親的點點滴滴，艱辛和苦難，幸福和歡樂，還有那絲絲白髮，那道道皺紋，那佈滿老繭的手，那隱隱作痛的腿。

母親節的雨，一直在下。在飯店見到母親那一刻，我的內心一陣悸動，因為有時各種原因，我們都忽略母親的生活。

一家人圍坐在餐桌旁互相問候着，我點了幾道母親愛吃的菜，母親則點了我最愛吃的炸糕。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我示意弟弟、妹妹，還有妻子，端起杯子，我說，媽，今天是母親節，我們敬您一杯酒，謝謝您對我們的付出，其他人也說着祝福的話語。母親笑了，不好意思了，然後，眼圈紅了，我分明看到晶瑩的淚水溢滿了母親的眼眶。我知道，我們的感謝來得太遲了。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兩面看 看兩面

最近社交媒體廣傳一張有趣的照片，剛添第三個孩子的英國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在面對祝賀的大群國民時，被拍下「高舉中指這不文手勢」，大家看來都覺得有點難以接受。幸好有些媒體刊登的照片是攝影師從另一邊拍得，清楚顯示當時威廉是以左手舉起最後三隻手指，表示他們已經有三個兒女了！由於角度問題，前者只見中指而令人產生錯覺。威廉得以平反是幸運，多少人被誤解、受冤屈，欲辯無從，也就是從誤解而來。威廉今次事件值得大家反思和引以為鑑，凡事必須要從多方面去看！

在法證心理學上有一科是專門研究「證人心理」，當中就提及有些證人所作的判斷只憑某一時刻所見到的景象；個人對事物的主觀概念；受過往經驗影響；相信別人的評論等等。從不少案例可見，不少證人的所謂「確實看見」都存在錯覺、誤解、主觀錯判，而導致無辜者被告或坐牢。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免不了因不清楚事情全部而產生誤解，有些真相可能一生也不知道，誤會便跟着自己一生，多可惜！最近我也有類似體驗，一名天才橫溢僅約二十歲的女畫家，在一公開場合忽然大言不慚地抨擊在場多位畫家的老師，這些老師都是德高望重享負盛名的著名藝術家，有的更是國際大師級。她滔滔不絕言論愈來愈令人難受，有些人受不了拂袖離場，但熟悉她的人卻不發一言，她的狂妄令我心生不忿，當天一夜無眠。

翌日跟她相熟的朋友談論此事，才知道這位天才最近患上抑鬱症，跟隨她的學生都離她而去，生活潦倒借債度日。她傻癡癡的以為這些言論可以招攬更多人拜她為師。朋友說：「別怪她，希望她早日痊癒！」這時我才看到她的另一面，當下為她心痛，真希望能助她度過困境。我要去學習不要輕易相信和判斷！

■威廉王子舉起三隻手指，表示已有三個兒女了！ 作者提供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說你呢，熊家長

五一長假起，各色內地遊客不文明的小報道又接踵而至，有參觀完故宮摳走地上石子畫的；有羅馬西班牙台階上到處滴雪糕湯兒屢勸不止被意大利警察帶走的；有跑到香港人後花園西貢滿沙灘扔垃圾、在公共洗手池豪邁洗胸罩、內褲，事後還要批評香港「衛生設施不足」的；還有在各地動物園把孔雀拔禿毛、把袋鼠丟石頭丟到死的……眾多新聞當中，小狸很想先說一件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扔鵝卵石事件。

4月30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發佈了一段視頻，視頻中，七、八個小孩正散了歡兒地把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的鵝卵石奮力扔到水池裡，一旁有疑似家長的大人全程怡然自得叉腰而立，觀賞着孩子們的所作所為，還有大人索性跟着小孩一起扔。

據視頻的拍攝者常先生介紹，4月29日，他和友人「懷着沉痛的心情參觀大屠殺紀念館，參觀完畢後卻看到這樣的事，孩子不懂事就算了，家長也不懂事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什麼地方大家都應該非常清楚，這樣的舉動實在不妥。」而發佈視頻的網友進一步解釋，被熊孩子們丟進水池裡的鵝卵石不是普通的鵝卵石，據紀念館的解說詞介紹，館內鋪設有30萬顆鵝卵石，每一顆都象徵着一個當年慘遭日寇殺戮的受害者的亡魂。

新聞的焦點來自於網民們截然不同的兩邊立場，一邊的人們拋出了那句經典的「孩子還小，不懂事啊」，以及其衍生出的「孩子的世界沒那麼複雜」、「小孩子不懂事，頑皮一下而已」，「這是亂扣帽子擴大化」等等，而另一邊的人們，則毫不留情地批評錯在家長——「孩子不懂事，家長也不懂嗎？」

在這件事上，小狸旗幟鮮明地站在後者一方。每一個熊孩子的背後，必定都有一個或幾個更熊的家長。那些熊孩子們所表現出來的任性、自私，甚至殘忍，正是他們的熊家長們缺失公德素養、漠視法紀規則、忽略自身義務的結果。而且這種熊是會傳承和長大的。

今天朝水池扔鵝卵石的熊孩子，就是明天故宮摳石子畫的熊大人；今天拔孔雀羽毛的熊孩子，就是明天砍死袋鼠的熊遊客；而那些在公共場合屢屢挑釁陌生人都沒有一點顧忌的「小霸王」，就是明天為所欲為的施暴者甚至殺人犯。甚至的甚至，都不用等到他們長大——僅僅是近期，關於熊孩子傷人、傷己甚至致人死亡的事件並不是個案。

「孩子還小」，是中國式四大寬容之一（另外三個是「來都來了」、「人都死了」和「大過年的」），也是熊家長們屢試不爽的武器。在這四個字下，任何對熊孩子惡行的認真都是「不寬容」、「沒愛心」、「太刻薄」、「還是不是個人呐？」在這四個字下，熊家長們可以逍遙自在的「養而不教」。

所以每個熊家長都練得一身好泥鰍功，能把社會對自己的每一句譴責都靈活地轉嫁到小孩身上，「是他在鬧，因為他不懂事啊」、「你怎麼能扣帽子？他還這麼小。」

沒說你娃，說的是你。重複一遍：說你呢，熊家長。

百家廊 朵拉

用心來喝茶

福州是3月福建行最後一站，福州大夢書屋西湖店演講結束，年輕小友浦請纓開車，說帶我們去一個好地方喝茶。品味甚高的浦小友，他口中的好地方，不敢輕忽，肯定便是好地方。

有人為唱卡拉OK開半小時的車，有人愛在附近的廣場輕鬆跳舞，有人喜歡選擇花前月下散步，有人不在意距離，多遠都心甘情願，就為了喝酒吃肉，然而，喝茶，對愛茶的人充滿誘惑。

生在南洋，很小便隨中國南來的祖父喝茶，是中國茶。那麼小喝不出滋味，後來恍然大悟：祖父日夜在喝的並非茶水，他啜飲的是思鄉的味道。南洋人有下午茶習慣，和中國人的午休相似，只不過休息時間比中國人略遲，工作一個上午，午餐後再做點工，然後到咖啡店叫來一杯茶慢慢地喝，這是喘一口氣的動作。午茶後回頭繼續工作，心情較輕鬆，工作效率更高，但這杯下午茶，是加糖加奶的西洋紅茶。

祖父的茶，是清早泡一壺，不停加水沖泡多次，喝到晚上。所有的茶全是中國進口，南洋人叫「中國茶」。那時不知茶之珍貴，當開水喝。家裡廚房櫃子收藏一些藥茶。應叫珍藏。平日誰也不許亂泡，待有誰感冒咳嗽流鼻水發燒，才儀式感十足，徵求祖父同意，然後充滿虔誠的心去煮開水，輕輕撕開包裝紙，一小塊四方的茶葉打開，黑黑的，倒在杯裡，加點鹽，滾燙熱水沖下後，蓋要密，要穩，焗十分鐘，掀開杯蓋，倒出來，茶湯顏色墨黑。喝下後，喚去躺在床上，蓋被子蒙頭睡一覺，再起來就一身汗，神奇效果這時出來了。

說效果神奇，因感冒傷風喉嚨痛立馬煙消雲散，科學說法應是茶湯喝下變小便，細菌跟着小便沖走了。這茶的神話至今仍在。只是我爸堅持一定要惠安產品，叫「惠安鐵羅漢茶」。全名印在包裝紙上是「集泉茶莊鐵羅漢」，歷歷在目。在南洋已經很久沒看到了。聽說有人叫這茶為「神茶」，相信是治療感冒傷風的特效。下次有機會到惠安，一定去搜尋。

惠安是我祖籍，不過我得坦白承認，黑色的茶湯不吸引人，當成藥喝，看在治病分上還可以。真要品茶，眼前這杯色澤金黃的「君子水仙」才叫奪目動人。

兩個年輕小友載我們到福建省電影機械廠影視創意園一家「天茶苑」。木門一打開，廳裡一股隱隱的茶香味。茶的香味我也聞過，多次到武夷山，走進茶園，人便被茶香味包圍了。新鮮的茶葉要經過好幾個程序處理，才成為泡茶的乾葉。茶園裡的茶葉香更多是綠葉子的青青香氣，也是另一種叫人歡喜的味道。此時廳裡的茶香卻有着渾厚成熟的韻味。被茶香包圍的感覺是人變溫柔典雅了。難怪浦小友堅持來喝茶。天茶苑內裡的設計和桌椅皆以木材為主，想來是木材吸收了茶香，再把淡雅幽香散發得一室清新。

首泡茶是水仙，聽名「君子水仙」，不懂茶的人誤會是「水仙花」之茶，但這卻是烏龍茶的一種。天茶苑的茶來自武夷山岩茶第一村天心村。村裡家家做茶，天茶苑的陳師傅是世代做茶人，自2007年開始，連年都是武夷正岩核心村天心村民間「鬥茶節」的茶賽獲獎人。

水仙和肉桂本來就是武夷山茶的當家。天茶苑的「君子水仙」入口順滑，香味清雅，滋味醇厚，茶友都愛叫溫潤的水仙「君子茶」，天茶苑索性便把自家水仙取名「君子水仙」。從前愛喝咖啡的人，喝一口「君子水仙」，對那炭焙的特殊香味有特別的情意結，茶湯不但具有深沉厚重的綿密岩韻，而且耐泡。第二泡的香味要比之前的益發濃郁，香味更醇，再多幾泡下來，心境隨着愈來愈淡的茶香愈來愈從容。兩個星期來的匆忙奔波，趕路的辛勞和心情的浮躁，在品茶時逐漸紓緩沉靜，閒適悠然在茶香裊裊間升起來。

換茶之前，美女茶師在用過的茶杯倒點白水，這是洗杯和漱口的動作，卻也是這口白水，讓人喝出君子水仙的甘甜之味。另一種茶叫「大紅袍」。和水仙一樣，未見茶湯，單是聞香，就已經為那醇香陶醉了。倒出來的清澈茶湯是近乎紅色的橙黃，像我畫牡丹時調赭紅加藤黃的色調，鮮亮的橙黃色雅致清淡，人一提橙黃色，不是奪目便是耀眼，但也有不艷不絢卻美麗絕頂的通透橙黃，極像它的茶湯味道那般脫俗，剛入口含在嘴裡時稍帶炭焦香，濃稠綿密地順滑到喉嚨時，花香味始出來。難得把心和腳步一起停下來，便有了一個品茶說茶的午後。

開始到福建時，感覺人人都很悠閒，就因為喝茶的習慣。不論到福建何地，見面就是「來喝茶」、「請喝茶」。大家坐下泡茶，慢慢啜飲，手捧一杯清茶，靜心領悟，細細沉思，才明白這是讓精神和心靈歇息的時間和空間，儘管生活確實很忙碌，藉喝茶機會稍停一停，沖壺好茶，聊點閒天，品茶讓人品出了生活美學。

品茶說茶很有意思，初始學喝茶並沒特別感受，喝着品着，日子一長，卻愈來愈有意思。浦小友說天茶苑有幅說茶好的書法，他走進廳裡一茶室拍了照片出來：「天心悟茶好，心好悟天茶，悟好天心茶，茶好悟天心。」這說的是茶好，心好，悟性也要好。用心來喝茶，才能領悟茶的好。喝茶猶如修行，各自修行各自悟。愛喝茶的人一直記得中國前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說的：「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喫茶去！」

唸經說道也要的，但如果有茶在，還是喝茶去吧。有人喝茶，喝出了茶道，茶之道不僅只是茶的味道。平淡溫和的茶，既滋潤了人的心靈和精神，也讓人從喝茶的時光中，慢慢喝出生活的趣味，逐漸提升生活的韻味。

隨便過日子，粗糙過生活，日子會過去，生活會過去，過去了再也不回來。有緣走進茶，走進美好，再走到日子有雅致，生活有境界，心情自在，心境平和。

有人喜歡大碗茶，豪邁地一飲而盡，有人偏愛小小一杯，細細品啜，各有所好，沒有對錯，順其自然才是歡喜喝茶之道。最高境界是你從喝茶中尋到自己內心的寧靜。隔天就要離開福建，茶愈好心情愈是惆悵。這般美好的茶，這般美好的友情，解釋了我為什麼時常到福建。好茶好友就是最好的答案。

■品茶可讓人品出生活美學。 網上圖片

昨日紀 陶然

蕭殷先生

文學界中人，絕大多數恐怕只知道蕭殷這個名字，而不清楚他本名鄭文生。他曾擔任文學講習所副所長，以著名文學評論家身份，成為所長丁玲的副手。後來調到廣州，曾任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教授，也曾擔任《作品》主編。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春末，由在文學講習所他當年的同事、詩人蔡其矯陪同，去廣州東山梅花村他家探訪。從此便有了交往，出於對後輩的關心，無論是面談，還是寫信，他總是督促我，也評論了我的一些作品；並在他主編的《作品》上發表了我的小說《法庭上》和散文《夜歸》，對我鼓勵良多。

後來才知道，當初，王蒙年少時，處女長篇《青春萬歲》便是由他一手一腳扶持起來的。很多年之後，早已成名的王蒙不無感慨地說：「我的第一恩師是蕭殷。」其實不僅是王蒙，文壇其他年輕作家，如陳國凱、金敬邁、呂雷等等，也都受過他的恩惠。而白樺的第一篇小說、邵燕祥的第一首詩，也都是經蕭殷的手公開發表的。

一九八零年四月，我從北京回港，途經廣州，趁便去探望他。只見他家大門上貼着一張紙條，大意是說：蕭殷因身體不好，需要靜養，謝絕會客；但外地來客例外。我猶豫了一下，既感到機會難逢，不捨就此離去，加上又看到外地來客例外之說；於是便賈勇敲門，心裡也在嘀咕，如那三下輕敲，沒有反應，我就轉身離去。但很快就有人應門了，是蕭殷夫人陶萍。她領我進入他的臥室，正倚着床邊看稿子。一見到我，他立刻下床，連說，你來啦？

他依然很瘦，我探問感覺如何？他很辛苦地咳了幾聲，指着床邊的一疊稿子，「我在看一些作者寄來的稿子，他們叫我提意見，看嘛，就要看得認真一些，一遍不行，很辛苦。」我看他那麼操勞，囁嚅着想要開口勸他不要那麼辛苦，但一看他熱切的眼神，又說不出口。陶萍在一邊說：「他太辛苦了，要見他的人每天又那麼多！」蕭殷笑了，指着我說：「他不同，他從那麼遠的地方來。」陶萍也笑了，「他當然不同！」

雖然如此，我見他很累的樣子，有些不捨，但坐了一會，還是起身告辭了。後來聽說他進入廣東省人民醫院治病，接着又聽說，他出院了。一九八二年六月中，我與幾位香港作家應邀赴廣州暨南大學參加「首屆台灣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即「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的前身），趁着會議空檔，由當時《花城》編輯部主任林振名陪同，去他家拜訪。他似乎更瘦了，但依然健談。說話間，念念不忘要完成他的書稿《創作談》。

我以為，日子就這樣平穩地流逝，毫不察覺有一種東西會悄然踮着腳步，潛來。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一個炎夏的日子，蕭殷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他熱愛的文學工作，和他心繫的年輕寫作者們。